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山间偶遇

■李攀奇



插图：唐建平

雾霭弥漫中，黑色的柏油路面像弯曲的蟒，依山而走。原始的云杉林密密层层，谷底的河流翻腾着奔向远方。

这是我此次重庆之行的最后一天。车子行驶在雨季的群山之中。路的尽头，是一座青翠掩映的营区。

下了车，我们在指导员的引导下，径直来到荣誉室，先了解这个单位的历史和荣誉。

“这一面墙上，记录着我们中队近几年涌现的优秀士兵和获得的荣誉……”指导员指着照片，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每名优秀士兵的故事。看到正中间那张战士的照片时，我愣了一下，目光很快锁定在照片下的姓名栏里。

“封宇恒？”我下意识读出了声。

“您认识他？”指导员问道。我想了想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悉，但我确实没有到过这个单位，更别提采访过他了。

指导员继续介绍：“2017年，他曾参加武警部队在铜川组织的“四会”政治教员比武，获得第五名……”

“封宇恒”“铜川”，我轻轻重复着，这两个词语组合在一起好像有什么魔力似的，让我总觉得似曾相识。

采访结束已是傍晚，窗外飘起绵绵细雨。我立在窗前，透过雨丝能望见不远处霓虹闪烁的江面……

那年，也是这样一个湿漉漉的雨天，我在陕西的一座军营里，开始了入职后的第一次采访。听同行的该部干事说，同一时间，他们还承办了武警部队当年的“四会”政治教员比武，

选手们正在陕西铜川展开激烈角逐。在此后的3天里，每天我都能听到他“播报”来自铜川比武一线的战况：“今天下午第一阶段的考核结束了，刷掉了100多位选手”“明天上午是决赛，10位选手要进行最终排名”……听着胶着的现场情况，我的心也跟着起伏，仿佛置身于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

一场夜雨洗去夏日的黏腻，我在窗前踱来踱去，心头的迷雾骤然消散：是他——当年10名获奖选手中唯一的一名战士！

我离开陕西的那天，比武结果终于公布。新闻报道里，“十佳选手”手捧证书、身披绶带，看起来意气风发、神采奕奕。我滑动着手机屏幕，仔细阅读这10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胜出者的简介。突然，一位“红肩章”引起我的注意——战士封宇恒，照片上的他双目炯炯有神，透出锐利又果敢的光。

到底是怎样一个战士，能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呢？这个问题在当时一闪而过，后来这个名字也似乎不断地在我的记忆中出现过。

是啊，这是怎样一个人呢？我回过神，急忙打开电脑，搜索起他的名字——2017年，荣获武警部队十佳“四会”政治教员；2019年，被评为“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”，荣立一等功……

“我想见见封宇恒。”我的心里突然冒出这个念头，便再也睡不着了。

不知不觉，天边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红色。我早早来到会议室等待。

门“吱呀”一声推开，“报告！”是他！那双眼睛和当年照片上一模一样，只是眼前的战士比7年前多了几分沧桑，脸上的皱纹多了，发量少了，皮肤粗糙了。

得知我一直关注着他的进步和成长，封宇恒瞪大了双眼。“我没有想太多，只知道拼命地往前跑。”封宇恒打开了话匣子，向我讲述着他的从军经历。他2008年入伍，很快就在各项训练中崭露头角，还当上了中队的“武教头”。2017年，得知有机会参加“四会”政治教员比武，即便知道自己存在理论上的短板，封宇恒仍毫不犹豫地报了名，并认真投入准备中。比武场上，面对相关理论考题，封宇恒用“兵言兵语”巧妙破题，生动的语言、接地气的表达方式，让他从一众干部中脱颖而出，跻身“十佳”队伍。

我望着对面这名与我同龄的士兵，一双细长的眼睛，那么明亮，沉静的脸上浮起自信的微笑。我想，迎难而上、全力以赴，就是这名战士最朴素的奋斗观。

就在我起身告别封宇恒时，他突然起立，笔直地站着，向我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。我赶忙立定，回礼。

回程的路上，我朝车窗外看去，天空蓝得像水洗过一般。雪白的云朵静静地漂浮在空中。我的心情顿时畅快起来，作为记录者，我期待见证更多战士奋斗的足迹，也期待与更多平凡岗位上的“封宇恒”相遇。



李攀奇

记者心语
让新闻有温度，让文字有力量。

戈壁女兵

■孙利波

能的大帐篷，我看到十几个短发齐耳、满身尘灰的女兵。虽然帐篷里转动着几个电风扇，但女兵们脸上都泛着汗光，闪烁着一种轻盈而自得的神色，一问方知，她们刚进行完5公里越野。

“这么闷热的天，5公里越野？”我心中的敬意又增了几分。适应了帐篷里的氛围后，我开始了解她们与沙漠为伴的故事：

在戈壁滩上训练，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。到训练场的必经路被坦克压过，土厚且松软，每走一步都能带起阵阵浮尘；每次训练完，她们脸上身上全是土，连嘴里都是沙子的味道；每次吃饭时，饭菜上面都会飘一层沙土，刚把上面那层沙土拨掉，冷不防又有尘土吹来。

“洗脸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女兵班长说：“每次洗漱只能用半盆水，要完成洗脸、刷牙等全套操作。这里的水可金贵着呢。”

“觉得苦吧？”

一名中士说：“当兵哪能怕吃苦。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环境才能锻造我们不怕苦的精神。”

一个下士接过话茬：“就是不敢照镜子，怕怕什么来什么，现在网上所有

人都知道了，嘿嘿。”另一位上等兵附和道：“她以前可是校花呢！”大家都大笑起来。

在轻松的气氛中，女兵们纷纷讲述着自己的经历。身心疲惫的痛苦、成绩突破的兴奋、战胜自我的喜悦……她们眼中的光亮毫不掩饰，与脸上的汗光相映生辉，沾满尘土的迷彩服上蒸腾着青春的气息。

无论新闻报道、文学作品还是影视剧中，鲜见用浓郁韵味来描写女性的。而我面前的这些女兵，她们并没有呈现出惯常意义上的大众审美，却用成长和进步、咸湿的汗水和不再白暂的面庞，诠释着军营生活的内涵。她们在风沙中训练的形象多是灰头土脸的，甚至连她们自己也“不忍直视”，但这就是真实的军旅，也是最淳朴的兵味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来到女兵们的训练场。太阳依旧很毒。训练开始不久，一阵沙尘暴席卷而来，遮天蔽日。女兵们全都弓身背对风沙，紧闭双眼，用面罩捂住口鼻。

等沙尘暴过去，她们轻轻拍打迷彩服后，又若无其事地继续训练。烈日下，那一张张沾满沙尘的面庞格外美丽……

红色之旅

触摸历史，追溯精神血脉

大约10年前的一个深秋，我初次走近这里。沿着蜿蜒的山路，一路攀上。走走问问，终于上到关家垵这座高地。车子裹着尘土远远停在宽敞地带。人下车，沿一条极窄的乡间小道继续向前，越攀越高。爬到山顶时，听到人语。地头收玉米的村民抬起头来，指指左手边：走下去就是。

一个高高的山冈，肃穆，静谧，风景秀丽。

一个孤独的山冈，有风声，有疼痛，有低语。

高耸的纪念碑率先映入眼帘。一棵树，是它的伴侣。红砖砌的墙体，把旷野挡在外边。风，呼呼吹向这个山岭起伏、沟壑纵横的高地。放眼四望，一片空寂。

犹记得，采访抗战老兵魏太合时，他提到关家垵战斗时悲痛的神情。他对这场战斗最真切的印象是“满目的尸体”。那是1940年10月末，一个冷风冷雨的秋季，时年16岁的他在战斗结束后，以第386旅后勤战士的身份去了现场，将阵亡战友衣袖上的一个个“八路”臂章摘下来，登记在册。

当然，许多承载着战士信息的臂章是破碎的。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，令人心碎。

1940年，那个秋风渐深的10月底的一天，日军第36师团冈崎大队500余人在扫荡途中，蹿进了黄崖洞兵工厂。尽管日军不知道他们进去的是八路军重要的兵工厂，但我军得知情况后万分焦急，迅速调集大部队前往堵截。

日军选择拐上山脊上的关家垵，并迅速占领了山顶高地。抗战历史上一次重要战斗，由此拉开帷幕。

彭德怀迅速从13里地之外的八路军总部破壁村赶过来，亲自指挥战斗。

然而，因为地势原因，我军发起的3次总攻都极不顺利，再加上敌机在空中猛烈轰炸，一批又一批战士倒在血泊里。



下一秒

■韩钢

下一秒，我将要写到烈火
火心、火舌和火独有的气焰
下一秒，会有一种迷彩颜色
在火焰的意象中燃烧得通红

呵，我还要用一身
淬铁的功夫，反复敲打每个字节
每个标点符号
每个士兵喊出的“杀”声

我要用左手夹出烧红的铁块
将它置放在铁砧之上
如同士兵拥抱战场那样
我还要用右手举起硕大的铁锤

高地壮歌

■蒋殊

彭德怀在晚年回忆起关家垵战斗时，仍悲伤不已。他亲手写下的“烈士之血，革命之花”8个大字，被长久地镶嵌在关家垵歼灭战纪念碑上。

纪念碑上，有一行陌生的名字，他们来自四川、安徽、河南、山东、陕西、河北、甘肃、山西……他们的一生，仿佛就浓缩在纪念碑上。

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清明节，河北省沙河市一位90岁的老人来到关家垵歼灭战纪念碑下。当年，她亲手将儿子靳振武送进八路军队伍。然而，抗日战争结束了，儿子没有消息；解放战争结束了，儿子没有消息；抗美援朝

叮叮当当，有次序地捶打、锻造
由红变暗，冷却下来
再将它重新归入火焰

如此往复
像士兵铿锵的歌声
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
赋予它浴火重生的力量

呵，下一秒
当战争就要来临的时刻
士兵没有选择
活着或死去，牺牲和胜利
都是为了一个民族
为了一种信仰

战争的烈火是检验一辆宝剑
锋利与否的唯一标准
呵，看吧，下一秒，就在下一秒
世间最坚硬的钢铁
将在烈火中诞生

老兵初心

■朱金平

他颤巍巍地向江边走去

战争结束了，儿子还是没有消息。妈妈从中年等到暮年，始终把寻找儿子当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。所幸在老人90岁时，关家垵给了她一个准确的信息。

长长的烈士名单中，出现了“靳振武”三个字：1924年3月出生在河北沙河大油村乡大油村，1940年5月参加八路军，是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3营10连7班的一名战士。

靳振武1940年5月参军，10月牺牲，军龄仅5个月；1924年出生，1940年牺牲，年仅16周岁。

5个月当兵的历史，他穿一双草鞋从河北走到山西。16岁，还是一个孩子，然而在1940年秋天，他已经以一个英雄的形象，高高矗立在关家垵这片高地上。

高地静谧。有英雄魂魄的滋养，高地周围草木茂盛，庄稼茂盛。

离开时，太阳即将下山。又一个夜，就要来临。除了虫鸣，除了偶尔的风吹草动，还有什么陪伴英雄？

我转念一想，他们并不孤独。他们依然有着庞大的队伍，依旧保持青春的面孔，依然肩并肩、手牵手，整齐列队。如今，他们以沉睡的方式行进了80多年，还将以年轻的面庞、热血的姿势、整齐划一的步伐，继续进行下去。



长征

第6203期

像摇摇欲坠的大山
曾被钢枪磨出老茧的大手
此刻拉着子孙孝敬的一根拐杖

清风挺直了船背之年的脊梁
他驻足远眺千舟竞发的剪影
恍若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帆船
只是江面上的枪炮声早已远去

漫天燃烧的火红晚霞
映照着他头顶上长津湖的残雪
奔涌的江水像沸腾的血流
闪烁在眼眸中的
却是上甘岭的战火

一份份血色的荣誉
早已在箱底锁成历史
回忆却从未离开那炮火硝烟
英雄虎胆没有在岁月中随波逐流
体内残留的弹片
从未忘掉一个老兵的初心

扫视夕阳下无限壮美的江山
他用嘴角一丝微笑
告慰曾经的戎马生涯
深深呼吸一下
瞬间流逝的时光
他把自己锁定成江西
绽放的一朵浪花



铁甲破浪(油画)

张启硕作